

# EAST MEETS WEST COAST 画意摄影

随着画意派摄影柔焦美学理念的没落，许多美籍日本人的摄影俱乐部中所保存的作品早已散佚。犹幸西海岸的一位档案主管别具远见，保留了完整的西雅图画意摄影系列。妮可蕾·布朗伯格 (Nicolette Bromberg) 撰文。

1920年代曾有一个短暂时期，西雅图少数移民美国的日本摄影师在社会上取得了巨大反响。他们支持当时风行全球的画意派摄影运动，以回应19世纪提倡客观或科学风格的摄影学。画意派摄影运动把摄影视为一门艺术，提出在表达感性及美丽影像的过程中流露个性，是艺术家的主观表现，而不是世界的客观描写。

随着小型柯达照相机的面世，业余爱好者开始摸索艺术摄影。移民美国的日本人发现自己虽然因为背景、语言的不同，与这个刚刚踏足的国家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却可以通过分享对摄影的热爱来搭建沟通的桥梁。他们把日本美学理念融入画意派摄影的美学与情感中，如运用图案、推崇平面以及拒绝透视等。1920年代，美籍日本摄影师在西海岸开设了众多摄影俱乐部。

西雅图摄影俱乐部 (Seattle Camera Club) 成立于1924年，最初会员均为日本摄影师，其后，一些非日本会员相继加入。会员大部分是业余摄影师，白天有其他工作，如Hideo Onishi是厨师，而Kusutora Matsuki在药店工作。会长Kyo Koike则是一位医生，但热爱摄影及俳句。他也热爱登山，经常与在日本贸易公司工作的好友Iwao Matsushita在瑞尼尔山 (Mount Rainier) 取景。俱乐部也有一位日本女摄影Y. Inagi小姐。有几位会员是专业摄影师，其中Frank Kunishige和艾拉·麦克布莱 (Ella McBride) 二人曾为知名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 (Edward S. Curtis) 工作，其后自立门户成立麦克布莱工作室。1928年加入的维尔纳·哈佛尔 (Virna Haffer) 和Yukio Morinaga也是专业摄影师，两人更成为挚友。

摄影俱乐部的成员很快便扬名于世，他们定期在摄影杂志刊登照片，作品赢得过许多奖项。1926年，俱乐部获《摄影时代》(Photo-Era) 杂

艾拉·麦克布莱：  
《郁金香》，约摄于1924年(右图)。麦克布莱自立门户开设商业摄影室，聘用西雅图摄影俱乐部其他会员。她的艺术照片以花卉为主。她活到了102岁，但那时画意派摄影早已无人问津，在她逝世后，她的大部分作品都被销毁。









对页: Iwao Matsushita  
《秋云》，拍摄时间  
不详(左图): Kusutora  
Matsuki《晨光》，  
约摄于1929年。  
上图左起:

Frank Kunishige《比蒂》，  
约摄于1924年；  
Yukio Morinaga《无题》，  
约摄于1925年；  
Kyo Koike医生《在水之  
家》，约摄于1925年。

志颁奖，表彰俱乐部会员当年在杂志每月举办的比赛中获得最多奖项。同年，麦克布莱成为全球展出照片数量第六多的摄影师。她很可能曾师从Kunishige及Sunami，而她的作品极富日本风格，设计简约，拒绝透视。1926年3月，《日落杂志》(Sunset Magazine)在评论她的作品时写道：“她一朵盛放的花，一根孤独的小树枝中看到了画意。她的摄影作品崇尚简约之美，不过，朴素之中却蕴藏含蓄的形体及线条，扑朔迷离，婉约柔美。这种简约正是如今评论界视她为摄影领域中举足轻重的花卉摄影艺术家的根本原因。”

这些会员在西雅图摄影俱乐部活跃期间一直享有盛誉。1928年，《美国摄影年鉴》(American Annual of Photography)指出，日本摄影师“在这个国家的摄影艺术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引起全球回响。”Kyo Koike医生荣获大不列颠皇家摄影学会的入会邀请，成为该学会唯一的日裔会员；而其他成员的作品也获得很高的评价，如法国评论家在评论Frank Kunishige的照片时说：“在他拍摄的作品面前，你会发现自己被迷住了，浑然忘记自己正见证着暗房的秘密……这些照片堪称无与伦

比。”随着美国陷入大萧条，俱乐部在1929年10月解散。讽刺的是，俱乐部那一年的年度评审获奖作品展获选全球最佳摄影展之列。

虽然西海岸许多日本摄影俱乐部曾大获成功，但数十年后，大部分作品早已被人遗忘。有些摄影师则返回日本；后来，在二战期间，美籍日本人拥有照相机或拍照均属违法，这些摄影师惧怕被指不爱国，只得交出照相机，把照片藏匿，甚至销毁。有些被送进拘留营后失掉了家当。战后，持续的仇日情绪令有些人不敢承认自己曾是摄影师，以致他们的子孙有时也对他们的作品一无所知。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主义摄影流派的兴起，画意派摄影被视为微不足道，无关痛痒。在艺术摄影界，画意摄影备受轻视，没有人有兴趣收藏或展览这些作品，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起了变化。

日本摄影俱乐部销声匿迹，甚少留下照片，几乎没有任何文献，唯一例外是西雅图摄影俱乐部。机缘巧合之下，俱乐部的照片和文件获得妥善保存。战争期间，Kyo Koike、Iwao Matsushita及Frank Kunishige的私人财物由他们的白人朋友看管。1946年，Kyo Koike在瑞尼尔山采蕨时猝逝，遗



物留给挚友 Iwao Matsushita。Matsushita 的夫人 Hanaye 及友人 Kunishige 在 1960 年代相继逝世。数年之后，Matsushita 与 Kunishige 的遗孀 Gin 结婚，因此，3 位摄影师保存下来的作品及俱乐部的文件得以集中在一处。

Iwao Matsushita 获聘在华盛顿大学教授日语。1970 年前后，学校图书馆特别藏品部负责人罗伯特·门罗 (Robert Monroe) 听说有关西雅图摄影俱乐部的资料。这位馆长颇有远见卓识：在其他图书馆只对叙事性照片感兴趣时，他积极搜寻小众摄影师及艺术摄影，那些一般不受图书馆重视的作品。

超过 1,000 张 Matsushita、Koike、Kunishige 及其他摄影师的照片被捐赠给图书馆，还有纪录俱乐部历史的全套《Notan》期刊。（其中刊载了 Y. Inagi 小姐及数位成员寥寥可数的已知照片。）门罗抢救了全部作品，包括数百张底片。今天，全赖他当年的远见，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才得以保留了西雅图摄影俱乐部的一幅幅杰作，记录下摄影史上的重要一刻。✦

如需了解有关本文的更多独享内容，请访问 [patek.com/owners](http://patek.com/owners)，点击 Patek Philippe Magazine Extra。

**日本摄影俱乐部  
销声匿迹，甚少留  
下照片，几乎没有任  
何文献，唯一例外是  
西雅图摄影俱乐部。**